

红楼梦断

曹雪芹家的故事 ③

五陵游

讲述《红楼梦》中贾母、贾政、贾宝玉、王熙凤、袭人等人物原型的真实命运。

高阳 著

长篇小说



红楼梦断

曹雪芹家的故事③

五陵游

高阳 著

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楼梦断:曹雪芹家的故事.3/高阳著.--北京

: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2014.2

(知识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502-2187-1

I. ①红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54976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,原著作名《五陵游》。

红楼梦断:曹雪芹家的故事3

作者:高阳

责任编辑:喻静

选题策划: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特约编辑:王丹丹 王菁菁

封面设计:张碧君

版式设计:黄巧玲

责任校对:张新元 姜瑞清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

字数382千字 680毫米×990毫米 1/16 23印张

ISBN 978-7-5502-2187-1

定价:36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

请致电010-85866447(免费更换,邮寄到府)

01

大毛衣服在大太阳里晒过两天，拿藤拍子拍净了灰，在空屋子里晾得冷透，该收回樟木箱了，哪知打开第一口空箱子，震二奶奶就发觉少了一样东西。

“那本册子呢？”她问锦儿。

“什么册子？”

“还有什么册子，不就压箱底的那玩意吗？”

“怎么？”锦儿一惊，“我还以为二奶奶收起来了呢！”

震二奶奶一听这话，也很着急。原来要找的是一册秘戏图——也不知谁行出来的说法，春册可以镇邪，箱子里有了它，“铁算盘”都算不走的，又说可以辟火，相传火神祝融氏是个老小姐，性子泼辣无比，但到底是未出嫁的闺女，一看到这“羞死人也么哥”的玩意，自然吓得退避三舍。因此，震二奶奶所置贵重物品的箱子里，都有此物。

“我哪里收起了来？没有！你看看别的箱子。”

收皮货的樟木箱，一共四口。其余三口空箱中都有，“就少这么一本！”锦儿困惑地说，“是到哪里去了呢？没有人来过呀！”

深闺艳秘，流落在外，震二奶奶可以想象得到那些轻薄男子的口吻：“喏！曹家震二奶奶的东西，你们看她有多风流！”

转念到此，汗流遍体，“不行！”她说，“非找到不可，你去查一

查！”

明知别的丫头、老妈绝不敢私拿，还是找了来问，果然，一个个斩钉截铁地否认。

“那么，”锦儿问道，“前天，晌午那一会儿，有谁来过？”

大家都凝神细想，你说一个，他说一个，算得出来的，一共有七个人来过。

“二奶奶！”锦儿回来，悄悄说道，“只怕是芹官拿的。”

震二奶奶如当顶轰了一个焦雷，“可了不得了！”她说，“这要让四老爷知道了，会把他打死！就是老太太瞧见了，也是一场风波。赶快，赶快找春雨！”

春雨今年十七，比芹官大五岁。进府那年才十三岁，已是大人的样子了，沉静、灵巧，懂得用眼色窥伺，曹老太太要看个唱本什么的，总是不等开口， she 就把装眼镜的荷包找了来，有那妒忌的，背后说她会拍马屁，她笑笑不作声，若是夸奖她两句，必是惶恐不胜的样子。就这与人无忤、有功不伐的德性，为冷眼旁观的马夫人所看中了，跟震二奶奶商议，想跟曹老太太要春雨专门去照料芹官。

那是前年的事，芹官十岁。旗人家的子弟，十岁就得拉弓“压马”，预备“比棍”当差了。可是，芹官是曹老太太的“命根子”，留在上房里不放出去。每天上家塾是小厮在中门口等着接，放了学仍旧送到中门，丫头老妈捧凤凰似的送到老太太面前，由此就很少出中门了。

马夫人跟震二奶奶不止提过一次：“人一天一天大了，成天跟些小丫头混在一起，等知识一开，不知道会闹出什么笑话来，得有个靠得住的人能托付才好。”

“难！”震二奶奶也总是这样回答，“咱们这位小爷，变着法儿淘气。靠得住的人老实，降不住他；降得住他的，又怕他心里不服，一吵一闹让老太太知道了，恁不完的气。必得有这么一个德性好耐性好，能管得住他，还能叫他服的人才行。”

春雨恰好就是这么一个人。震二奶奶认为马夫人挑得不错，曹太夫人也欣然相许。马夫人还特为将春雨找了来，说了许多心腹话，笼络备至，还特为关照震二奶奶，从她的月例银子中，另提二两津贴给春雨。

两年下来，成效大着，芹官除了不大爱念书以外，若说待人接物的规矩，可真是懂了不少，那都是春雨循循善诱之功。最使马夫人满意的是，春雨照料芹官的起居，无微不至。每天上学，亲自送到中门，对小厮必有

一番话交代。书包以外，另有一个衣包，燠寒温凉，该换该加的衣服，都在里面，再无受凉受热、饮食不慎而致病的情形发生过。

因为如此，芹官发育得极好，十二岁的孩子，看上去像十五六岁的少年。这一来，马夫人又有隐忧了！

震二奶奶也知道她的这个隐忧，为此，对那本春册是不是落在芹官手里，格外担心。等到将春雨找了来，却又不知如何开口，只怔怔地望着春雨。

春雨却突然之间脸红了，红到耳朵根上。震二奶奶大为讶异，凝神静想了一会儿，恍然大悟！但也不是为奇，反正总有那么一遭。只不知是怎么上的手？想到这里，深感兴趣，不由得绽开了诡秘的笑容。

在异样的沉默中，春雨的头一直低到胸前，连她的心跳都清晰可闻。这就不但是羞，而且也在害怕。震二奶奶心想，像这样是问不出什么来的，就问出来了，以自己当家人的身份，不能不管，但一定难管，倒不如暂且莫问。

于是她说：“没事！你先回去吧！”

特为把她叫了来，却又没事，这不透着蹊跷？春雨明知她有话未说，却以心虚之故，不敢多说一句，答应一声：“是！”如释重负地踩着碎步，走得好急，锦儿发现她的影子，想留她说两句话，都没有能拦住她。

“怎么！是芹官拿的不是？”

“锦儿，”震二奶奶答非所问地说，“我看春雨是破了身子了！”

锦儿大吃一惊，“二奶奶从哪里看出来的？”她说，“不会吧？”

“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！”等震二奶奶将她的所见细细说了以后，锦儿亦觉得深为可疑，可是，“是跟谁呢？”她问。

“还有谁？自然是芹官。”

“芹官！”锦儿失声说道，“才十二岁啊！”

“生得壮，发育得好，十二岁开智识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儿。老皇的第一个阿哥，就是十三岁生的。”震二奶奶又说，“你去一趟，详详细细打听明白了来告诉我。”

话当然宜从那本春册谈起，锦儿的想法是，这样的事，千万冒失不得，只有以话套话，步步为营地踩进去，哪知她刚开得一句口，春雨就把她的话打断了。

“你还来问我！”她满脸涨得通红，恨恨地说，“都是你们主子奴才害人！这种东西也是混丢、混丢的！”

锦儿先是一愣，会过意来，随即笑了，“怎么啦？”她问，“怎么害人？害了你啦？”

春雨是话一出口，便知失言，不过她做事向来不悔，沉吟了一会儿，脸上的红晕渐渐褪去，平静地说：“你晚上来，我告诉你，只告诉你一个人。”

“你放心！我不会随便跟人去说。不过，二奶奶那里，不能瞒她，其实也瞒不住。我跟你实说吧，二奶奶已经看出来。”

“我知道！”春雨低着头说，“二奶奶那双眼睛再毒不过。”她突然抬头又问，“喔，前天我听人说，你有喜信儿了，那可真是大喜事啊！”

原来锦儿已为曹震收了房——为了绣春，曹震跟他妻子大打饥荒。震二奶奶不管怎么说，肚子不争气，再提到“不孝有三”，理上总是亏了些，所以不能不让他“弄个人”。

想来想去，只有锦儿最合适，而锦儿不愿。震二奶奶下了好大的工夫，才将她说动。曹家的规矩，丫头收房，要生了子女才能改称姨娘。锦儿有了喜信，便意味着快有正式的身份了。所以春雨说是“大喜事”。

“没有的事！也不知是谁在嚼舌根？倒是你——”锦儿本来想说，“倒是你，倘或芹官能跟老皇那样，十三岁生个儿子，那一来，老太太说不定会把你看得比震二奶奶还重。”想想这个玩笑开得太早了些，所以缩口不语。

到晚来浴罢纳凉，三更时分她才派一个小丫头去问春雨，此时去看她，是不是太早？春雨懂她的意思，叫小丫头带回来的话是：晚点去不要紧，或者就睡在那里好了。

这是打算着竟夕深谈，锦儿便跟震二奶奶回过一声，直到三更过后，才悄悄来到双芝仙馆——芹官所住的那座院落。

“睡了？”锦儿往里指了指，是指芹官。

“早睡了。来，这里坐。”

春雨在梧桐树下设两张藤榻，备了瓜果清茶，刚一坐定，小丫头便又送来点心，“你真把我当客人待了！”锦儿说道，“别张罗了！让她们睡去吧！”

春雨点点头，吩咐小丫头说：“这里没事了！叫杨妈也去睡，今晚上不用‘坐夜’，门闩上好了，锦姑娘今天睡在这里。”

把不应该在这个院子里的人都打发走了，原本面对月光的春雨，走过来坐在锦儿旁边。两人都是背光，谁也看不清楚谁的脸，说话就方便了。

“那天下午，他从你们那里顺手牵羊偷了那缺德的玩意回来，一人躲在书房里偷看，我先还没有留意，后来看他脸上通红，只当他受了暑，摸他头上，可又不怎么烫。问他是怎么了，可又支支吾吾地说不上来。这一下，我可留了神了，半夜里醒过来，看前屋灯还亮着，我特为从屋子外面绕到窗口，偷偷儿往里一瞧。你知道他在干什么？”

“干什么？”锦儿答说，“你别问我，只管你自己说好了。”

“在画画呢！我就在窗外咳嗽一声，还没有说话，他就吓得赶紧藏那本册子。我知道有花样了，进来跟他要那玩意。他不肯给！”

“后来呢？”锦儿催问着，“你快说啊，他给了没有？”

“给了。”

“这时候你才知道，原来是这玩意？”

“是呀！我一看吓坏了，问他是哪里来的，他说从你们那里取来的。我心想，真好险！如果不是这会儿捉住，他明天带到塾里，这一流传出去，让四老爷知道了，那一场祸还小得了？只怕连震二奶奶都得落包涵。”

听这一说，锦儿也有不寒而栗之感，“真是！”她庆幸地说，“多亏得你。以后呢？”

“以后——”春雨停了一下说，“换了你不知道怎么样，我可是没有想到，所以一时竟愣住了！”

“你说的什么？没头没脑的！什么事愣住了？”锦儿蓦然意会，“是不是来了个霸王硬上弓？”

“那，他倒不敢。他，他要我跟他照方儿吃炒肉。”

“那么，你干不干呢？”

“我当然不干！又吓他，又哄他，最后他说了一句话，锦儿，换了你，恐怕也不能不依他。”

“喔，他说了句什么？”

“他说：你不肯，我找别人去。”

锦儿不作声。心想：芹官的那句话，大概除了“四老爷”以外，都不会觉得他过分。至多说一句：你才十二岁嘛！可是，“甘罗十二岁为丞相”，只要像大人了，自然能干大人的事。

“我们这位小爷，你知道的，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这一找开了头，怎么得了？说不定还用不上他去找，自有人在招惹这位小爷——”

“那是谁？”锦儿抢着问了一句。

“你别问了，反正有人。当时，我主意是拿定了，不过，”春雨加重

了语气说，“到底是女孩儿家一生就这么一回的事，即使不明不白地断送了，多少也总要值得。所以我跟他说，你依我两件事，我就依你：一是除了我再不准找别人，务必改了那个吃人嘴上胭脂的毛病。”

芹官这个毛病，由来已非一日，大概两岁的时候，不知哪个丫头逗着他玩，亲他的嘴，却说：“来！吃姐姐嘴上的胭脂。”由此成了惯例，要亲丫头的嘴，就说要吃人家嘴上的胭脂。锦儿也让他这样亲过，当时心里很不舒服，觉得无缘无故吃了亏。因而这时听得春雨的话，颇有深获我心之快。

“你也看出来，他这个没出息的毛病，若是能改掉，真正功德无量。”锦儿很起劲地问，“他依了你没有呢？”

“自然依了我。”

“你也依了他？”

这是随嘴一句话，在春雨听来，便有明知故问的意味，停了一下方始开口：“你别笑我不识廉耻！我也是好好想过的，刚开智识的人，混在脂粉堆里，又有老太太在上头护着。你倒想，还不是尽着他的性子胡闹？不懂这件事便罢，一懂了谁能管得住他？只怕要不了一两年就会得童子痍。我是识得轻重，心想太太、震二奶奶把老太太的命根子托给我，我能只顾自己的清高，不顾他心里是怎么在想？我也想到头了，横竖拿我的身子拘住他的心就是了。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，我自己觉得很值得，很对得住太太跟震二奶奶。”

原来她还有这番深心，这番大道理！锦儿心想，谁要只当她是十七岁的女孩子看，可真是大错特错了。

这样想着，不由得笑道：“你怎么懂得这么多啊？我比你大四岁，还不懂怎么拿自己的身子，拘住人家的心。”

一句无心的话，立刻使得春雨脸上发烧，原来她并非处子，早就为她的一个在海盐腔班子里唱小旦的表兄偷上手了。所以听得锦儿的话，以为意存讽刺，转念又想，自己的秘密连自己的亲娘都不知道，锦儿从何得知？于是定定心答道：“我也只是这么痴心妄想，到底还不知道拘得住拘不住他的心。”

这却也是锦儿关心的一件事，随即问道：“那么，你看呢？你自己总知道吧，他是真的一句听你的话呢，还是假的依你？”

“照眼前看，倒是说话算话。往后就难说了。”

锦儿点点头说：“本来，这件事也要打两方面来看，只要大家不招惹

他，他一个人哪里就胡闹得起来？”

“正就是这话。”春雨停了一会儿说，“不过，这话，我可不能说。”

“当然！当然！有人会说。”锦儿很满意地说，“今晚上没有白来。你明儿还要起早，睡去吧！”说着，已站起身来。

“等等！”春雨一面说，一面已转身疾步而去。

锦儿不知她要做什么，只能站在那里等候，不一会儿，只见春雨去而复回，将一个手巾包递到她手里。捏一捏是软软的一本书，心知便是那本春册。只是另外圆鼓鼓的一个小罐子，就猜不出是什么东西了。

“那本害人的玩意，请你带回去。还有一罐擦脸的东西，我也叫不上名儿来，那天我到老太太那里去，她正好在開箱子，老太太顺手把这罐给了我，说能保养皮肤，冬天用最好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锦儿很高兴地说，“那是西洋进贡来的膏子，贵重得很呢！你留着自己用吧。”

“不！”春雨答说，“我也不能一个人用，一打开来，你舀一点、他舀一点，不用三天就光了。倒不如送给你，起码可以用一冬天。”

“你这么说，我可就老实不客气了。多谢，多谢！”

锦儿笑嘻嘻地走了，愈觉得这一趟没有白来。

听完锦儿的话，震二奶奶沉吟着，拿支象牙签剔牙，不断地龇牙吸气，好久都不作声。

锦儿知道，遇见这种样子，就是她有很要紧的事在盘算，也许得要半天工夫。不必扰乱她，管自己悄悄溜开。

“你别走！”震二奶奶说，“我有话跟你说。”

锦儿便站住脚，拿震二奶奶的茶去续上了开水，自己也捧了杯茶，在她身旁一张矮骨牌凳上坐了下来。

“春雨今年多大？”

“不是十七吗？”

“大五岁！”震二奶奶说，“略微嫌大了一点儿。”

明知她是拿春雨跟芹官的年龄作比，锦儿却故作不解地问：“二奶奶倒是说什么呀？”

“春雨是个角色！”震二奶奶说，“你以后在她面前说话要小心。”

锦儿心里一跳，“怎么啦？”她问，“我可不知道说什么话要小心。”

“还不是咱们自己的事吗？”震二奶奶说，“她的心可比你又细又深，又会笼络，你别小看她了。”她忽又说道，“我这话你只放在肚子里。走！上太太屋里去。”

有两句话，是马夫人入耳如雷，再也忘不了的，这两句话，一则以惧：“要不了一两年就会得童子癆。”一则以喜：“拿我的身子拘住他的心就是。”

“天可怜见！”马夫人噙着泪在笑，“有这么教人为难，怎么样也想不出好法子的事，就偏偏有这么一个意想不到的人，让咱们碰上了。真正是祖宗有德！”

将芹官关在中门以内不放出去，确是件教人为难的事。此中的利害得失，连曹老太太自己也知道，她曾跟曹姨说道：“我也不是不明白，男孩子应该到外面闯一闯，见一见世面，将来才有出息。不过我家不比别家，他爷爷就这么一条根，这条根上又系着我跟他娘的两条命。万一闯出事来，我们祖孙三代都完了。我的日子不多，三年、五年，等我一伸腿去了，由着他去闯，反正我是眼不见为净了。眼前，可不能让我成天把颗心悬着，我得看着他，日子才过得下去。如果天倒不收我这个老废物，居然三五年还不死，到了该他进京当差的年岁，圣命难违，我自然也只好死心塌地。”

这话是前年四月里，芹官过十岁生日时所说的。包衣子弟十六岁进京到内务府当差，曹老太太的意思，已经明白，要留芹官到那时候，才能从中门之内放出来。反正只有六年的工夫，不必跟她去争。可是这六年正当发育，“女大十八变”就在这时候，男孩子开智识成人，也在这时候。如何把这六年工夫平平稳稳地度过去，不出麻烦，是马夫人一直想不出好办法的一大隐忧。

如今，这个隐忧少说也解消了一半，所以内心激动不已。“人心都是肉做的，”她说，“人家是这样子掏心掏肺待人，咱们也不能不格外看待。而况，往后还要她多费心思在芹官身上，说句老实话，也宜乎想个法子，笼络笼络。”

“太太说得是！”震二奶奶很谨慎地问，“可不知道太太心里有了打算没有？”

“我在想，”马夫人徐徐说道，“人家到底也是黄花闺女，能这样拿她自己的身子拘住芹官的心，自然也是有贪图的，索性就把名分给了她，好教她死心塌地。你看呢，凤英？”

马夫人对震二奶奶是两个称呼，当着亲族下人面前用“官称”，私下只当在娘家唤内侄女。用到这个称呼，就意味着是关起门来说话，无事不可谈了。

“太太见得是！春雨确是有这个贪图，其实也不算过分。不过，如今到底还不到挑明的时候，倘说十二岁就有个人在房里，且不说四叔那里通不过，传出去也不好听。”

“这倒也是！”马夫人问，“那么，你看？”

“反正只要让她明白，她的好处，做主子的知道，将来也一定不埋没她的功劳。”震二奶奶又说，“太太不妨把她找了来，话说得活动些，能让她心里有这么一个想法：照料芹官能用十分心，就有十分的好处，一切全看她自己，她自然就会巴结。”

“嗯、嗯！”马夫人深深点头，“我想，总得另外再赏她一点儿什么。”

“已经在月例银子里添了她二两了！是太太津贴她的，旁人也不好说话，不然，我就为难了。”

马夫人的意思，本想将春雨的月例银子，照已收房未生子女的丫头之例，如锦儿那样，提升到每月八两，此刻听震二奶奶的话风，此一办法如果提出来，必不以为然，因而改了主意说：“那么，在我的那一份里面，再提二两吧！”

“太太恤下，又不是动公中的银子，我本来不应该说什么，”震二奶奶笑道，“可是太太散漫惯了，也常闹亏空，再说，太太屋里的人多，对春雨两次三番地加，也怕旁人背后抱怨——”她沉吟了一下又说，“这样吧！我来提二两银子津贴春雨。”

“不必！我闹亏空，也不在乎这二两银子。不过，怕旁人当我偏心，倒也不可不防，钱还是我出，你出个名儿好了。”

震二奶奶原也想借此笼络春雨，如今居其名而不必有其实，更为得计，便即答应：“是！我来跟她说。”

“凤英，”马夫人问道，“是什么人在勾引芹官？”

“是春雨这么在说，我问锦儿，锦儿也不知道。慢慢留意就看出来了。”

“一定得找出来！”马夫人对此事看得很重要，“春雨的话说得很透彻，只要大家不招惹他，他一个人哪里胡闹得起来。如今有春雨在内里拘住他，再告诉丫头们，不准再迁就他那个吃胭脂的毛病，两下一凑合，把

他逼到读书写字的那条正路上去，有多好！”

“是。”震二奶奶想了一下说，“别的都没有什么，老太太屋里的人，可得太太去说，只跟秋月一个人提好了。”

“对！”马夫人又说，“凤英，你看这件事要不要告诉老太太？”

“不要！”震二奶奶是怕曹老太太得知此事，直接干预，那就无法“拿”得住春雨，所以很坚决地说，“连秋月面前都不必提。”

“那就不提！”马夫人突然想起，“喔，你知道不知道，今儿有人来替秋月说媒？”

“没有啊！”震二奶奶仿佛深感兴趣地问，“早晚的事？”

其实，她早知道是这天上午的事，来说媒的人，也根本就是他间接策动的。秋月今年三十二岁，十年前便已矢志不嫁，愿伺候曹老太太一辈子，劝过她多少次，她执词不移。就这样虚度了大好青春，曹老太太自然感动，少不得另眼相看。

因此，曹家内里掌权的人，除了震二奶奶就得数秋月。她说的话，就是曹老太太要说的话，犹之乎“口衔天宪”，谁都得敬重三分。秋月倒也并不弄权，即或自作主张，拿个主意，也都在分寸上。曹老太太信任极专，自不待言，里里外外亦都很服她。震二奶奶跟她一直相处得很好，但这两年却不断在算计，怎么样能把秋月掌管着的那一大串钥匙弄了过来？

那一大串钥匙是曹老太太交付给秋月的。曹家并未分家，当初只有曹颀一个亲生儿子，别无同胞兄弟，根本不须分家。及至曹颀过继，也只是承袭了织造的职位，外账房由曹震在管，中门以内由震二奶奶当家，但他们夫妇俩所能管的钱，也只有织造衙门拨过来的盈余，与房地田租等不动产的收入。曹寅一生的积聚、藏书当然由曹颀接管，古董字画在曹寅下世补亏空时，已变卖得差不多，但现银珠宝都在曹老太太手里，实际上是在秋月手里。

这些现银珠宝，共值几何？曹老太太没有说过，旁人也不敢问，据震二奶奶的估计，总值不下五十万银子之多。有一年曹老太太倒说过，她手里的“那点东西”，除了提一份专为芹官将来“办喜事”之用以外，余下分作四份，马夫人、曹颀、曹震各得一份，余下一份，散给多年世仆，及有往来的几家穷亲戚。可是这就不知哪年才得到手了。

震二奶奶起这个心思，也不过是这两三年的事。从先皇驾崩，曹家的差使就不如以前好当了，收支账目，内务府及户部都查得很紧，不能像从前那样可以开花账，但一切进贡及应酬的花费却不能少，这些情形又不能

跟曹老太太说，怕她着急，跟曹颖说了也没有用，倒不如不说。只有东拉西扯，把那个场面照原样子绷着。就这四年工夫，又亏了十万银子下去，连以前的亏空，二十万出头了。

“这么下去，怎么得了，放着老太太箱子里白花花的银子都变黑了，不拿出来救救急，倒吃人家的重利。那是什么算盘？”

像这样的话，曹震不知说过多少次了！震二奶奶先不理他，慢慢地心思也活动了。夫妇俩枕上灯下，密密地计议过好几次，唯有使一条调虎离山之计，才能将秋月所掌的那串钥匙弄过来。

所谓“调虎离山”亦只有一法，将秋月嫁了出去。曹震认为秋月矢志不嫁，是自知身份，如果不是为人做妾，无非配个有出息的“家生子”，倘或一定要摆脱“奴才”这两个字，充其量嫁个小商人。她的眼孔大，不会放在眼里，所以索性认命不嫁，是不能嫁，却非不愿嫁。

要怎样的人才愿嫁呢？曹震夫妇琢磨过不止一遍了。第一，必得是一夫一妻，其次大小要是个官太太，最后要长得一表人才，年纪还不能太大，最好只比秋月大个三四岁，至多不能超过四十。这样一个人倒也不难找，但找到了，人家不一定愿意婢做夫人。所以蹉跎至今，总算有志竟成，让曹震找到了一个。

此人姓刘，单名一个钧字，今年三十八岁。家境清寒，而眼界甚高，蓬门碧玉，难邀他一顾，所以至今孑然一身，最近发了笔小小的横财，有个堂房叔叔，身死无子，遗产归族人按亲疏远近派分，刘钧拈阄拈了一块好田，时价值两百多两银子。

于是有人劝他，不如将这块田变价，娶个小家碧玉为妻，做个什么小本经营的买卖，也是成家立业之道。刘钧对“成家立业”四个字倒是听进去了，但立业不愿做小买卖，成家不愿娶小家碧玉，他自有他的盘算。

其时年羹尧、岳钟琪刚平了青海，西北兴办屯田，愿意运米若干石到那里，就可以捐到一个官，当然，官儿大小要看运米多寡。刘钧卖去了那方田，量力而为，捐了个县丞，而且自愿往边远省份效力，已由吏部分发四川候补。余下一百多两银子，想娶个大家婢女做妻子。他的想法是，官宦人家的丫头，见过世面，知道礼节，站出来像个“官太太”，反正带到他省，谁也不知道他们夫妇的出身，婢做夫人，亦复何碍。

为此，刘钧托了常在震二奶奶那里走动的法藏庵当家法明师太，来探口气。这一下倒正是找对了门路，震二奶奶细问了刘钧的情形，而且关照法明安排机会，悄悄去相遇刘钧，看他文质彬彬，言语大方，是颇有出息

的样子，觉得此事大可一谈。

于是她跟法明说，最相当的莫如秋月，不过她是曹老太太面前得力的人，不便出面去说。最好拜托后街上的“本家三太太”来做媒，她一定在暗中促成好事。只是千万不能说破她也知道这件事，否则，事必不成。法明素知震二奶奶手腕高明，她这样说，总有道理在内，只听她的就是。

这天上午就是本家三太太过来了。她跟曹老太太算是妯娌，三十年前随夫从老家来投奔曹寅，不久夫死，抚孤守节，直到如今。曹家三世宦游南京，来投靠的穷本家、穷亲戚很不少，平时争宠干求，常有是非，唯独这个三太太，从不道人长短，也很少来为人讨个差使、说个人情。所以她虽比曹老太太小到十岁之多，却深受敬重，常常邀来斗牌闲话，盘桓整日。震二奶奶认为由她来为秋月做媒，曹老太太先就会有一个想法：这可不是个媒婆，光长了一张能把死的说活了来的嘴，她的话是靠得住的。那一来，就有三分之望了。

“是三太太来做的媒。”马夫人告诉震二奶奶说，“姓刘，四十岁不到，是个县丞，打算办了喜事，到四川去上任。据说家道不怎么好，不过，肯上进。”

“肯上进就行！县丞往上爬一爬，就是县大老爷，秋月一嫁过去，就是现成的官太太。这是好事啊！老太太怎么说？”

“老太太说要问秋月本人。”

“问了没有呢？”

“还没有！老太太告诉三太太，这件事好倒好，急不得，要慢慢儿来。”

“可是，”震二奶奶说，“人家不是等着要到四川上任吗？”

“那可是叫没法子了。如果不是指名要秋月，事情就好办了。譬如你那里的如意，人也很稳重的，如果姓刘的真的有出息，秋月又不肯，把如意嫁了他，不也很好？”

震二奶奶心生警惕，此事不能操之过急，急则生变，倘或到得头来，秋月依然，却把自己得力的一柄如意弄得脱了手，岂非做了件偷鸡不着蚀把米的傻事？

一半是放不下芹官的心，一半是心里的一个疙瘩难以消除，不免冲动，马夫人到底沉不住气，悄悄将春雨唤来，除了给了她所希望得到的东西以外，额外又添了马夫人自己的一片真心。

“说真格儿的，把芹官关在里面不放出去，是我心里的一块病，为了

老太太，明知道极不妥当，可是不能说。难得你有见识，而且肯把什么都给芹官，人心都是肉做的，我怎么能不给你一句切切实实的话。春雨，”马夫人想了一下说，“从今天起，我把芹官的这一辈子都托付给你了。”

这句话是春雨所盼望不到的，又惊又喜，心还有点乱，强自定下神来，想了一下说：“也没有什么是我的！就算身子是爹娘给的，可是我爹也使了府里赏的身价银子了——”

“你别这么说！”马夫人急急打断她的话，“你的那张‘纸’，过一天我让震二奶奶找出来，交给你自己收着。”她将自己手上的一个祖母绿的戒指卸了下来，拉起春雨的手，要给她戴上。

“谢谢太太！”春雨就势跪在马夫人面前，“如今还不敢领太太的赏，就领了太太的赏也不敢戴。”

“一时不戴倒不要紧！”马夫人说，“东西还是给了你。这不算，过一天我理箱子，再好好儿找几样东西给你。”

春雨正要答话，发现帘外有人，她的眼力锐利，只看身影，便知是马夫人的丫头楚珍，急忙闪开几步，楚珍好强善妒，她怕跟马夫人形迹太亲，楚珍会不高兴，特意躲远些。

果然，湘竹帘一掀，是娇小却丰满的楚珍，骤看仿佛十三四，其实比春雨还大两个月。她的皮肤白，一出了汗更白，一双漆黑的眼睛，进屋便先向春雨瞟了过来。

“震二奶奶派人来催了。”春雨知道是来催马夫人到萱荣堂——曹老太太颐养之处去侍膳，当即问道，“太太还有什么吩咐？”

“我——”马夫人沉吟了一下说，“等我想起来再跟你说。”

“是！”春雨退后两步，看马夫人再无别话，方向楚珍笑一笑，作为招呼，然后悄悄转身而去。

回双芝仙馆有条捷径，要穿过震二奶奶的院落，一进无花门就遇见锦儿，“怎么？”她问，“你看家？”

“也不知怎么回事，老太太叫人来，指明了要如意跟了去。我乐得躲懒。”锦儿又说，“我蒸了块糟鲟鱼，你陪我一起吃，好不好？”

春雨忽然想到，马夫人所说的那些话，应该告诉震二奶奶，才显得当她是“当家人”，事事不瞒她。震二奶奶不在，跟锦儿说也一样。

“你不留我，我也要在你这里吃。我有话告诉你。”

“好啊！”锦儿很高兴地说，“难得安闲自在吃一顿饭，有你陪我，可就更美了。”

“不过，我先得回去一趟——”

“何必？这么热的天，有事我叫人替你去办。”锦儿接着便喊，“小莲，小莲！”

等小莲来了，春雨好言好语地说：“妹妹，劳你驾，到我那里去一趟，你告诉玉燕，回头别忘了到中门去关照，派人到安将军府去接芹官，野百合趁早剥出来，炖好了煨上。”

“一共两件事。”锦儿问一句，“记住了没有？”

“这么两件事还记不住？”

“好！我再让你记一件。”春雨接口说道，“你告诉玉燕，竹子橱里有两盒蜜饯，一盒开了的，让她分给大家吃掉，省得招蚂蚁，一盒交给你带回来。”

小莲答应着去了。锦儿便让春雨先到她卧室里洗脸，一进房门，就看到壁上悬着一支皮马鞭，不由得问起曹震。

“震二爷到杭州去了不少日子了吧？怎么还不回来？”

“早得很呢！”锦儿放低了声音说，“公事上头捅了个大娄子，怕要出麻烦。”

春雨一惊，也将声音压低了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这件事是瞒着老太太的，你可别出去！”

“当然！我又不是不知道轻重的人。”

于是锦儿告诉春雨说，这年春天，皇帝发觉新制的绸子内衣，比往时来得粗糙，交内务府查奏。结果发现，粗糙是因为掺用了生丝的缘故，而且每匹绸子亦不足规定的份两。

这一来便要彻底检查了。将江宁、苏州、杭州三处织造，自雍正元年起交到缎库中的绸缎，一匹一匹看，一匹一匹秤，三处织造都难逃偷工减料的责任。

“查出来上用缎三十八匹，预备皇上赏人的官缎三十匹，都嫌粗糙轻薄。不过比起苏州来，还算好的，苏州光是上用缎要剔出去的，就有一百多匹。”

“苏州织造有皇上这座靠山，不要紧，咱们这里——”春雨忧形于色地说，“可得趁早想法子。”

“你也别说有靠山，苏州织造早就革职了。”

“怎么？”春雨大惑不解，“不说他是皇上的连襟吗？”

“不错！是皇上的连襟，可也是年大将军的妹夫。年大将军那么惨的